

甜枣的滋味

□徐晓彤

那年我6岁,父亲和几个乡亲从苏北结伴前往广州,去寻找那个“遍地是黄金”的梦。可没过几天,几个外出闯荡的大人们就都回来了。我记得父亲带回来一袋甜枣,用一个红色塑料袋装着,我坐在家门口吃着,一个接着一个。一晃近30年了,我已无法准确描述它的味道,甚至对它到底是不是甜枣都很怀疑。于是,我询问母亲,母亲肯定地告诉我那绝不是甜枣;我不甘心,又去问父亲,他也是这样答复我,但它到底是什么?竟没人记得了。

我感到很失落,因为那是我对这件事的唯一记忆。这些属于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画,以某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的社会剖面,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,完全超出了她对这个世界和周遭事物的认知。我能记起的,就只有那入口的一丝丝甜蜜滋味。

当时,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,地处穷乡僻壤的人,即便明知希望缥缈,还是不甘心局囿一方。考虑到同为经济热土的上海离家更近,生活习惯更相似,父亲打算再搏一次。那年下半年,他和小姑父两人一起来到浦东三林。然而,彼时没有同乡人照应,没有地方落脚,再加上父亲性格内敛,在打工者中很难“吃得开”,不到一个星期,他便又回去了,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。

直到2003年,家中出现变故,父母为了生计,才不得不再次远走他乡,最终还是落脚到了上海,期间甚至连续10年没有回过家。也是从那时我才明白,记忆中那份甜甜的滋味是那样珍贵,它建立在短暂的分离和美好的愿景上。

这一次,因为有先前已在

上海工作的亲戚照应,父母很快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,也租了房子安定生活。从第二年开始,才13岁的我渐渐学会了自己坐大巴,还能带着妹妹,历经六七个小时的长途颠簸,在每一年寒暑假与父母团聚。

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民房,仅5平米左右,每个月房租是170元,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租得起的房子。那一片民房都是两层建构,房间最大不超过20平米,一间紧挨着一间。两栋之间间距很短,每当我抬起头,只能看到一片非常窄小的天空;而即便是这一小片天空,通常也被眼花缭乱的电线和晾衣绳分割成了几十个小碎片。那个地方,地面似乎一直是湿的,墙角上总是布满青苔,女人们好像永远在洗衣服,空气中始终回荡着忽高忽低的嘈杂声,只有到了深夜,才慢慢恢复安静。

有一次,白天我吃了很多西瓜,毫无意外,深夜便开始急着上厕所。厕所在室外,我迷迷糊糊站起来,准备摸黑出门。忽然,父亲像被按了什么开关,弹簧似的猛然坐起来:“是谁?干什么?”母亲随声也应激弹坐起来,大喊:“谁?谁?”我被吓得愣在那,半天出不了声,最后才慢吞吞地,几乎要哭出来:“我,我想上厕所!”母亲赶紧安慰我,她的声音有点沙哑,蔫蔫的,仿佛刚刚的那一声嘶喊耗尽了一个睡眠中人所有的力气;而父亲,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床上的身影。

那晚,我久久无法入眠,想起那个在家门口吃甜枣的懵懂

女孩,心里一阵酸苦。作为刚到上海的外地人,我当然看过高耸的东方明珠,领略过汤汤黄浦江,也必然拍下了以东方明珠为背景的外滩照片。这都是站在高处一眼就能看到的上海,而我年少时生活在上海的低处。那是整个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真实存在的微小局部,也是辉煌进程中的上海在阵痛期间的一段写照,但它却形成了我对生活最本质的理解,对城市化作用于个体身上的切身体验。

渐渐长大,求学南京,到大学毕业时我没做多的思考,直奔上海。和父母当年盲目的闯荡不同,我有我的目标,有自己的憧憬。若干年后,我已在这里安居乐业,一切变得欣然起来。

已经离开上海近10年的母亲放心不下,专门从老家来探望我。那天,我们母女俩在我生活的小区里闲逛,她环顾四周,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,惊讶地问道:“现在电动车都不用锁了吗?”我淡淡地笑了笑,告诉她,现在上海的治安很好,尤其是小区的管理很规范,经历了老房拆迁、租房整改,上海早已变得有序清澈,由表及里,处处散发着大都市的风范。

后来,我们还去了早年刚到上海时曾经住过的地方,那里早已改建成一块绿地,丝毫不见当年的一点痕迹。于是,失去了,又有点怀念。远处太阳初升,屋顶闪着金光,瓦缝里冒出的野草在阳光的照射下嫩绿透亮,我的记忆中又涌上了甜枣的滋味。

流过故乡的那条河

□唐同轨

在我老家的宅院背后,有一条名叫五灶港的小河,虽说水面只有10来米宽,但河水清澈,微波荡漾,一年四季,总是那样静静地流淌,默默见证着故乡的人间烟火、岁月沧桑。

清晨,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在河面上,远处的石桥若隐若现,仿佛一幅未干的写意水墨画。我站在岸边,静静地听着河水轻轻拍打石阶那熟悉的声响,我知道,那是小河对故乡的深情吟唱。

听爷爷说,很久很久以前,离我老家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浩瀚的大海。据史书记载,宋至和元年(1054年),故乡的父老乡亲为了利用海水“熬波煮盐”,由西向东,开挖了十五条整齐有序、以灶命名、用以引进海水、输运成品盐的河道,形成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。近千年来,这十五条历经风霜雨雪的灶门港,不仅为盐运,更为当地的航运、通潮、灌溉和经济发展,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当年,五灶港是最繁忙最热闹的一条灶门港,每天,运盐的船只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。远处不时传来的纤夫那清亮高亢的号子声,唤醒了故乡的每一个黎明。习惯了早起的村姑们,挤在那石水桥宽阔的石板上,边蹲着浣洗衣物,边叽叽喳喳,笑谈着丰收的年景。有时候,人群中还会飘出一首婉转甜美的情歌,羞得姑娘们脸上飞起朵朵红霞。

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有趣而悠长。夏天的五灶港是孩子们最享受的乐园。我们光着脚丫,踩着温热的石板下河摸鱼。

河水清澈见底,那种名叫“鸭舌头”的水草随波摇曳,小鱼穿梭其间。偶尔能摸到几只河蚌,便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。傍晚,放牛归来的孩童在河边嬉戏,惊起一群群白鹭。岸边的稻田里,蛙声阵阵,和着蝉鸣,奏响着夏日特有的乐章。

每到秋天,五灶港两岸绛红色的高粱穗子配着秧青色的高粱叶子,在秋阳下自顾自地陶醉。当晚霞归山,燥风轻拂,高粱在水中的倒影,美得无言。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中起伏,乡亲们忙着收割,也收获着丰收的喜悦,河面上飘荡着浓浓的稻香。夕阳西下,故乡家家户户次第升起的袅袅炊烟,像母亲的手,深情招引着远在异乡的游子。它倒映在平静的河面上,那份宁静,那份温馨,会储满你的心田。这样的诗情画意,常引来不少多愁善感的诗人,用手中多情的笔,在书卷上肆意风流。

如今,我又站在河边,看着那一座座熟悉的石桥,耳畔仿佛回响着当年纤夫那高亢嘹亮的号子声;桥脚上写有“通江达海”的那一幅幅楹联,字迹虽已斑驳,却依然清晰可见,透现着当年的气魄,诉说着往日的繁华。河水依旧清澈,倒映着蓝天白云,仿佛时光从未流逝。偶尔有白鹭掠过水面,激起层层涟漪……

五灶港,就这样昼夜不停地从我的故乡流过,它像一位沉默的智者,将所有的事都藏在心底。而那些石桥,依然伫立,守望着这条承载着乡愁的河流,守望着我们共同的记忆。

赞双子山

□吴振兴

我迈步双子山，
看她风景如画，
杜鹃花，野菊花，
野趣丛生，美丽灿烂。

我迈步双子山，
看她英武挺拔，
彩虹桥，中心湖，
碧波荡漾，动人心怀。

双子山，双子山，
她高高地耸立在
世博文化公园内。
她是上海人民的创造，
她是上海城市的骄傲，
她是上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
她是上海生生不息、豪迈前行的
新品牌。

小镇给的惬意

□石路

河畔的杨柳
在微风下轻轻摆动
飘逸的身子
舞蹈着自然的故事
垂落下的一束头发
像是小河冒出的水花
散发着它的涟漪

这份惬意是小镇给的
有河的地方
就有杨柳
有杨柳的地方
就有生活的摇曳
悠然自得
添上那份想要的恬静

相信未来

□詹超音

未来支撑愿望,愿望充实未来。未来与愿望自然结合,时常结合。

一位叫赵慕鹤的老人75岁环游世界,87岁考上大学,98岁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研究生,100岁时其书画作品被大英图书馆选中,101岁时出版畅销书《悠游100年》。老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么多愿望,只因在他的眼中,未来属于行进中的人,未来无限。

许多老人爱晒太阳,据说晒得过多反而会反应迟钝、记忆力衰退,而喜欢活动、坚持写作的人就会比较健康。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很有说服力的。写作者年龄越大笔越勤,视每一日都是未来,多高寿。

未来识人,悄悄给勤奋并有志向的人编排时间,对身处

逆境依旧执着坚持的人更是倍加赏识。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曾一口气在新疆待了整整十六年,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,学维吾尔文版的。他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,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。一次大声朗读《纪念白求恩》,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。几个外国朋友不解地问王蒙:十六年将会是怎样的空虚和痛苦?王蒙半开玩笑地回答:“我在读维吾尔语博士后啊。”王蒙善于在逆境中学习,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,正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

相信未来,哪怕只是一日,一刻,甚至瞬间。未来一直眷顾自强不息的人。